

春日蘇鐵即事

0

我所任教的高中校園裡，在校舍紅樓玄關面西的道路上，設有幾座花壇，長橢圓形狀，大小不一。正位於樓前方的一座，大約兩坪左右的小小空間中，看得出精心安排了些樹種，正中還豎立了大石，頗有些園林造景的意味。白石以北，松竹梅三分天下；白石之南，蘇鐵獨佔朝向校門的半島，兀自崢嶸著頭角。每從前過，我似乎總在匆匆趕赴課室途中：有時打傘，抵擋南台灣太過熾烈令人無所遁形的烈陽；有時滿懷心事，思緒紛然。冬日裡我曾偶爾停步探看細瘦的梅枝是否吐蕊，卻幾乎從未留意那株默默存在的鐵樹。這株蘇鐵的形態與樣貌，不只理所當然，簡直是理直氣壯，好像在那兒已經站了許久，且將地老天荒地永遠站下去一樣。

1

我對蘇鐵不算陌生。小學唸的老學校裡種有幾棵，解說鐵牌雖已鏽蝕，斑駁的字跡尚可辨識。在我還是小學生時，草皮上不曾豎起過禁止踐踏的警語，我和玩伴常爬到水泥灌注、油漆塗繪的斑馬及長頸鹿身上嬉戲。說也奇怪，蘇鐵這種樹總被栽植在校門左近，和那些假動物為伴。這樹既不能爬、復無可摘，更不用說像含羞草一樣踩踏著它玩；且緣於外展又刺人的葉，孩童們不可能認為它親切。這可能就是所有小學校園中的蘇鐵命定的際遇——一種熟悉卻又疏離的存在。少了它，校門口顯得空蕩蕩的；但有了它，也從不見有人親近，摩挲，仰望。

後來，新的學校再也不種這樣缺乏互動的樹了，且不知從何時起，斑馬和長頸鹿也約好了似地一同從校門口消失。

注意到這件事時，我早已從小學畢業。那幾年，我們小鎮因為設置科學園區的計劃而地價飆漲，人口也不斷增加，鎮上又多了幾所國民小學。我在外地唸中學，期末考後返家的午后，常和幾個當年的玩伴騎著腳踏車回學校晃晃，有時也騎到稍遠處去看據說未來將位於園區大門旁的新興小學。雖然還不確知園區的範圍何在，但學校已經先蓋好了。新的小學好空啊，建築物和天橋都呈流線造型，不像我們畢業的老學校，樹影幢幢，教室老舊。那所正準備招生的小學，我還記得，門口的大道兩旁種的是小葉欖仁，春天來時新綠浪漫，是當時最時興的造景樹種。

我們騎著腳踏車到處探勘，沿途一塊塊空地上，草不是長得好高就是全被割除了。停車佇立路旁，大家費力爭辯著這塊空地之前是做什麼用的，我們打過棒球嗎？還是誰阿公家的香蕉園？最後總不甚了了。變成了空地之後都長得一樣，實在記不起土地原來的模樣，即使那原本是天天經過的路段。

那些個下午，我依稀記得，空氣中的草腥味揮之不散，陽光曬過之後聞起來乾燥又強烈。那就是「新」的氣息吧。有些微塵與草屑飄散在空中，輕輕刺

激著我的鼻腔。小葉欖仁環繞的新小學，招收了學生之後將笑語充盈、弦歌不輟吧；我們畢業的老國小，沒想到洗手台看來那麼小，我們當年真的那樣矮嗎？

而我們的小鎮，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？

那一天真正來臨之前，誰也不會知道答案。但是，究竟哪一天才是最終的「那一天」？

2

再後來，我到更遠的外地去上大學了。我們唸的舊小學經過一番整修，拆除了圍牆，偶爾騎著機車經過時，幾乎已完全認不出兒時曾遊戲過的痕跡。而那些玩伴，原本以為至少因為住得近會一直熟稔到老的，終也先後離鄉，就學就業，甚至自組家庭，而至於星散了。我心中猜想，假動物們不合時宜(而且為何都來自非洲草原?)，遲早要拆除的，但那些蘇鐵會留下吧。我並不特別喜愛鐵樹，卻覺得它該被保留。然而，隨著返鄉次數漸減，我再也不曾親回學校驗證過。

當我工作數年後終於唸了研究所，在大學裡某一據稱古老的校區門口圓環花台上，又見到那熟悉的樹影，心中居然生出一種真正當回了學生的奇妙感受。在職進修唸書，相較於同學，我的年紀老大且兼職務在身，與大家步調總無法一致。獨來獨往久了，對校園生活日感疏離，只有那些不合群又形狀怪異的蘇鐵，竟莫名地讓我安心。

嘗以為校園裡的植物不過是童年回憶中的陪襯角色，現在恍然領悟原來它們才是主角。

我終於重回小學校園，熟悉的一切俱已消逝無蹤，老師們早都退休了，建物陸續改建，還留存的也成了危樓，大門深鎖不再使用，曾見證過我碗公帽歲月的，唯有那些看似從沒改變過的老樹罷了。

如果有天，這些樹也不在了呢？

其實，有那麼一天，我也會不在的。一代人的記憶何足道哉，我只是惆悵於曾經存在過的，竟如此輕易地泯除了痕跡。

3

沒想到有人和我一樣善感。報載綠島有一座歷經二十三年歲月的大象溜滑梯，自1990年代後期起陪伴綠島居民度過童年歲月。近日因年久失修而成了報廢品上網拍賣，被民間有心人以100元標下，經當地文史工作者努力修整並敘說故事，使它重新擁有生命，進而飄洋過海、巡迴全台灣各地校園，與其他小學的溜滑梯結交為友，作為公共藝術駐校，擔負起傳遞與交換夢想的重責大

任。

綠島大象二十三歲，大約是我年紀的一半。這麼說來我的經歷已經是歷史了嗎？

或許該說每個人的昨日都是歷史，只是一般人當下不會轉頭回顧，大多時候，人們天天忙不迭地前進著。弔詭的是，也因著時代的巨輪（好老派的用語啊！）轉得飛快，輪下即將碾作塵的我們心有不甘，忍不住想要伸出手來挽留些許記憶，於是在報導中，綠島大象就成了「阿公阿嬤」歡樂童年的象徵了。

我以為綠島變動的速度比較慢，看來這是一個並不美麗的錯誤。

我以為自己並不老，看來也是個誤解。我們原來從未停止過變老，變化本身，就不停地將我們往老的方向推去。

4

在大象溜滑梯出現之前，在斑馬和長頸鹿，以及獅子和駱駝並肩佇立之前，蘇鐵應該就在校園裡了。這樹種生長緩慢，樹幹上密被著曾生長過而遺留下的葉柄殘痕，彷彿是樹的記憶。若果它擁有記憶，又能述說，它會說出怎樣的校園故事？

校園中總是人來人往。不論來往之人身份是老師、學生、職工、只是隔鄰、抑或成為校友重返舊地，這是個開放的環境，不會拒絕人，卻也難有人可以長久留下。我們的鐵樹不知多大歲數，也不知它是不是年年開花。我希望有人可以和我聊聊這株蘇鐵，畢竟這是我畢生待過最長時間的校園，但我不曉得要向誰發問。十餘年前向我介紹環境的賢拜已經退休，而校舍經過幾番重建整修，風貌也大異於前了。立在這兒，這株看似沒什麼變化的蘇鐵早應慣於送往迎來。書上說，蘇鐵是種子遺植物，在人類尚未出現時，它就和恐龍一起存在於這顆星球上了。過於遙遠的時空，讓我難於想像。當環境幾經巨變，這些「子遺者」究竟寧可忘記還是但願記得？

沈默的鐵樹不曾回答我。

5

鐵樹據說難得開花，但我所見這些校園中的鐵樹是會開花的。於是我查了資料，才知道必須是活得夠老的植株，且當年氣候符合脾性，它便可能在春夏之交開花。這種樹怕冷，所以當我們用「鐵樹開花」來喻指事物發生機率極微，應是源自中國北方高緯地區的認知。這成語與其語境裡那不屬於南方島嶼的觀察，卻透過語言文化深深影響了我們的認知。長久以來缺乏知音的鐵樹不知會否感到寂寞？

6

約莫半個月前，一個日常已極的春天早晨，我從圖書館前廣場往紅樓走去，陽光被大樓遮擋而不至於太刺眼，那當下我看見校工陳東和先生正在整理那株蘇鐵。忍不住湊上前去發問，因為蘇鐵向來自生自長不是嗎？我從不知道它是需要照料的。東和先生告訴我，這株鐵樹長了白色介殼蟲，他正在拔掉遭受病蟲害的葉子，一併刮除被襲主幹上的蟲身。介殼蟲極小，他一邊和我說話，一邊繼續手上的工作，動作輕柔又迅速。

東和先生，印象裡他和鐵樹幾乎同樣沈默。我和他共事十數載，校園裡錯身，禮貌地對彼此微微點頭，弧度恐怕小於風過時葉片晃動。他那麼安靜寡言，我甚至不記得曾聽過他的聲音，而這次絕對是我們交談過最長的一段對話。

那天過後，我便時時注意那頂端禿了的鐵樹，在心中反芻著東和先生告訴我的：「蘇鐵生命力很強，自己會抵抗難纏的蟲害。只需要有人在旁看顧著它。」

我們的工作是陪伴，而非醫療。我在心中默誦，覺得這渾身是刺又染了難治之病的蘇鐵，有那麼幾分像是我的學生。

或許所有的生命都需要陪伴遠超過醫療。生命總會自找出路，「侏羅紀公園」裡不是這麼說嗎？它會治好自己的。如果沒有，恐怕也沒有誰能治癒這遠古之前子遺的生命，若果它決心改變。

生命都可能改變，我默默想著。這就是「生」這個字的意義了。「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也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也。」鐵樹這種長壽的植物，只是在地球上寄居得比我們久，變化得比我們緩慢罷了。它還是會變化的。

7

我什麼忙也幫不上，就只能遠遠關心著，有時默禱，透過教室裡大片的玻璃窗看看那光禿禿的蘇鐵。幾天後它吐出小芽了，沒想到線條粗硬的鐵樹，枝條如斯柔嫩，葉片內捲，像蕨一樣新綠可愛，而且就只一簇叢生於頂，好似戴上一頂剛洗過的小高帽。

我又在樹下遇見東和先生。開心地聽他主動告訴我：「蘇鐵長出嫩條時速度很快只需數日，等長齊了，生長速度就會慢下來。」這不只和我的觀察一致，而且這一次我們的對話打破了上次的紀錄，似又延長了一點。

這株蘇鐵雖尚未完全度過難關，但在東和先生悉心照顧下，看來應能順利挺過這劫。若干年後，我會不會指著它告訴校園裡的另一個人這些曾有的改變呢？校園裡的改變雖不頻繁，但若把時間快轉來看，仍十足物換星移。而且再怎麼長壽的樹也有天年，歲數若盡，誰也留它不住吧。但我還是痴心妄想著這株蘇鐵能和校園同在，而東和先生能一直看護著它。

如果這心願無法實現，那麼我將在心中保留著這個春天最好的時光，努力記下我們談及這棵樹的種種討論，記得樹下的畫面。我還想記住陽光的角度和空氣裡的懸浮微粒。

直到我再也不能記憶。